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

第二十三回 築城看邊

話說魏忠賢，連犯逆天大罪，虧得串同客氏彌縫隱過了。魏忠賢和那些心腹商議避嫌。雖是極惡的人，心裡也自過不去。便上個本道：「大同、錦寧城牆塌倒，奴酋作亂未寧，各鎮、撫、按，連連上本，須要及時修築。一面敕令彼處設法錢糧，一面奴婢去估費踏看，不致虛冒情由。」那時聖心也厭他，因准其奏。魏忠賢這一差，便假公濟私，托著天子威福，侍從儀衛，都是僭妄上用的，橫行貪酷，鞭撻士民。不說脫了顯禍，倒充實了囊橐。魏忠賢一路出巡到大同府，凡是經過的地方，都道是御駕親臨，嚇得雞犬不寧。魏忠賢駐札大同府看城，凡是供應鋪墊，悉照御用一般。魏忠賢儼然是天子行事，攪得地方上官民人等，一個個坐臥不安。搜刮錢糧，食費廩給，弄得那民窮財盡，百姓吞聲含怨。那隨從人填街塞巷，暴虐士民。家家閉戶，處處罷市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大同城自天啟六年六月初五日五更對分，地震從西北方起，東南而去，其聲如雷，搖塌城樓城牆二□八處。那渾源州從西起，城撼山搖，卻像霹靂衝出，將城垣大牆並四面官牆，都震倒了。那王家堡，只見天上飛來雲氣一片，毫光閃爍，其聲也似霹靂一般，連震動了二□多頃的地面。自卯至午，不時搖動。本堡男婦群集，涕泣之聲遍野。搖倒內外女牆，及裡大牆。倉廩公署、軍民房屋，□頽八九。壓死了無數的人，慘不可言。這等情由，魏忠賢到城上城下看了一遍，便與撫、按、府、縣官估算錢糧若干，如何設處，本府不夠，當取足外府。魏忠賢道：「朝廷錢租，原出在民間，咱也不是刻薄的人，偶然到這地方來。但是民風土俗，還是該府縣深知的，咱也只是悉憑列位酌處。先起個草冊來看，上不虧負朝廷，下不損累百姓就罷了。咱的用情該府縣也要相諒。」看官們，可會意嗎？魏忠賢這句話就是放春了，便教地方官猜謎哩。因此各衙門都設處金銀，直送到肅寧家裡去，付書支會。

完了大同城這一件公務，魏忠賢打起馬牌，一踏看城看邊。到了遵化，那撫院和總鎮遠來迎接。那禮樂眼御供應，都尊是駕上。劉撫院素風相見，叩拜不迭，口稱「上公」。到了行邊這一日，劉撫院便戴著纏髻大帽，青素大擺。總兵官盔甲戎裝，都騎著馬，隨在魏忠賢的轎後，卻是那巡捕官、中軍官一般。只有那耿兵道、胡兵道兩員官，強項不拜，都稱病不見。因此魏忠賢指使劉撫院參論了這兩個兵道。魏忠賢隨即矯旨，差官旗拿送鎮撫司，理刑官許顯純用非刑，把這兩員官拷打，死而復甦，又送刑部。一誣了剝軍激變之罪，一誣了監盜倉糧之罪，都是大辟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那魏忠賢行邊，又到寧遠地方來，一路公館安歇，次早投文，隔一日領文。凡是關係朝廷大事，隨時打發批回。只見有個兵部大護封，魏忠賢看時，是崔呈秀差家丁齎遞。魏忠賢便坐在館驛內，喝退侍從的人，親自拆開。原來三個文簿，都是各衙門官的降處事跡。一個圈的是冠帶閒住，兩個圈的是削職力民，回籍當差，追奪誥命。三個圈的是差官旗拿問，刑部擬罪，鎮撫司打死，坐贓追比家屬。這三項，崔呈秀只因魏忠賢不識字，用這圈來做記號的。可駭這文簿，就是閻羅案上的生死簿，可件這些忠臣烈士的性命，都被崔呈秀收拾在這個簿兒上了。不在話下。

再說那魏忠賢到寧遠，見這規模不像尊重，供應不大豐盛，地方甚是荒涼，人民甚是濫縷，心中已自不喜了。

且說那寧遠城，還是天啟四年正月廿三日，大營韃子都到寧遠紮營一日，至廿四日寅時，攻打西南城角，滿城驚惶。那時虧了督撫袁公，叫做袁崇煥，有智謀。有膽略，預先掘地窖，把火炮埋在地下。賊來臨城，將石塊砌塞城門，從城內地中引出火線去，打死奴酋無數。到第三日，賊復來攻南城，推無數的板車來遮蓋了，用大斧鑿城□多處。袁公又把茅草紮縛成捆，澆油並攬入火藥，用鐵索繫下健卒五□人，將韃賊戰車盡行燒燬。賊奴大敗而去。這一座城牆都殘壞了。袁公平賊之後，經營措辦，隨時修葺，一月間城垣門樓，煥然了新，堅固倍常了。只是這個地方。被韃子攻圍擾害多時，窮乏消索，官府沒處設法錢糧賄賂這魏忠賢。魏忠賢因此恨了袁公。囑托心腹來劾他，不准這功績，不與他封蔭不提。

再說魏忠賢這一次出巡，所得金銀數□萬，路上饋遺不絕。大車小車都送到肅寧家裡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魏忠賢復轉到肅寧縣，回家見金珠寶貝，錦繡緞匹，盈箱滿庫，富貴極了。想道須要築一座城牆護衛，便叫李貞做個本奏上。朝廷就發工部，隨即擬銀七萬兩，築建肅寧城。復奏，奉旨是。

原來這肅寧城最小，周圍止數里，從無磚城。魏忠賢因念生身之地。宗族親戚都在其中，冒檻朝廷世襲公侯伯爵欽賜府第，榮煌絢耀，眩人耳目。假托為地方保障金湯之固，諸旨築城，實自為之計。要學那董卓郿塢的深意。仰著縣官董理築城。魏忠賢在家祭祖造墳，大開筵宴，三黨之親，人人沾惠。規模過於三侯，暴虐一似虎狼。

諸事料理已定回京，和那李貞商議造冊復命見朝。聖上寬慰魏忠賢風露勞頓，那百官都來稱功頌德，盈廷積案。奏章上都稱廠臣，又有稱元臣的、上公的、心膂重臣的，私稱祖爺的、殿爺的、老祖爺的、千歲的、九千歲的，雖是王振、劉瑾不曾有這許多稱呼。因此奏承得魏忠賢眼界越大了，逆謀愈盛了，獻諂的不覺愧態，任受的不覺偕罔。魏忠賢自覺富貴極矣，想起昔日患難中的神明之語，便要往涿州酬願，假稱為聖躬保安進香去。正是：

談笑鬼神皆喪膽，指揮冠蓋盡傾心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